

德译汉参考译文：

信仰上帝与相信上帝之死

维尔纳·施特格迈尔

《快乐的科学》第 125 节箴言或许是尼采最著名的箴言，其中提出了可信性问题。尼采在这节箴言中演绎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。——他时常在箴言中穿插戏剧性的故事，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整体呈现的也是一个故事。故事并非教义，不必预设为真，也不必清楚明了。故事的魅力就在于任人解读，甚至不断被解读出新意。关于拿撒勒人的耶稣譬喻式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解读者从故事中建立信仰，这并非针对故事本身是否可信，而是在解读过程中对自身信仰取向的可信。故事有多可信，解读者对自己的信仰取向就有多可信。可信性，或者采用流行的说法，合理性，即故事的可认同性，由故事的解读者自己决定。解读者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，一旦故事中明确出现可信性或合理性的问题，他会做出有意识的决定。他会问自己，故事中的事情是否“值得”相信，而“相信”则意味着在不具备他人也可依赖的可靠知识时，暂时先相信。这样的暂时相信贯穿于人的信仰取向过程，人们从中能获得的可靠知识很少。如果继续深究下去，一切曾经信以为真的知识都将变成一种暂时的相信。最终，人们总是不得不“自己”“相信某事或某人”，这意味着完全背离了自己的信仰去向，转而“相信”另一个“可信”的人。对上帝的宗教信仰只是种种信仰中最引人关注的一种，我们还依赖于相信可靠的他人、自我、技术、国家、道德、科学、生活进步和幸福，依赖与之相关的一切。然而，这一切最终却都是不确定的。

《快乐的科学》第 125 节箴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故事中的故事：这节箴言讲

述了一个疯子的故事，我们知道这个疯子应该就是查拉图斯特拉。尼采在故事开头便已透露，这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，一个几乎不可信的故事（故事开头写道“你们是否听说有个疯子……”，“人们还说……”）。作为疯子，这个人不可信。在故事中，这个疯子给聚集在市场上的人又讲了一个故事，不是关于上帝之死、而是上帝被杀死的故事。他还说上帝被杀死将会带来后果——这更像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，是更加不可信的预言。这个预言并没有被明确宣告，而是一连串形象丰富的开放型问题。尽管如此，事实证明这个故事仍然很吸引人，尼采先用了个破折号，然后像复述真实事件一样开始讲故事（他写道“那里恰巧……”）——尽管用了这样的开头，故事依然并不可信。然而，故事中围观的众人却因为这个故事而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困惑。按照尼采的讲述，当众人听到疯子在大白天提着点亮的灯笼不停地叫喊着“我找上帝！我找上帝！”，众人一开始对疯子讥讽嘲笑，但是随后，当这个疯子死死地盯着他们并越发激动地叫喊道“我们大家都是杀死他的凶手！……我们是最残忍的凶手，我们该如何宽慰自己啊？”，他们——之前还全然不信上帝的这群人，瞬间陷入沉默，“异样地”看着疯子。此刻，他们已经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。他们原本坚定地认为上帝不曾存在，此刻却动摇了，他们面临信仰的抉择。他们自己的可信性下降，而那个本不可信的疯子却有了更高的可信性。他动摇了众人迄今为止的坚定信仰，让他们感到震惊，以此使自己变得可信。可信性的对立在这个故事中没有得到解决，也没有缓和。这个疯子如“人们（还）传说”的那样，“在这一天还闯进各个教堂”为上帝吟唱“安魂弥撒曲”，一方面，他像对待每位逝者一样为上帝祈求死亡的祝福，这与他的讲述前后一致，他以此使自己变得更加可信；另一方面，按照他的说法，能为别人赐福、起码也能为自己祈福的上帝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上帝已经

死了，这又使疯子再次变得不可信。他陷入了自相矛盾。箴言的读者和故事中的听众一样感到困惑。整个第 125 节箴言以及其中关于上帝死亡或者被杀死的问题，是对读者的信仰及其信仰取向的一次独特考验，但是考验的究竟是对什么的信仰呢？

能被人们杀死的上帝，只能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上帝。显然，人们曾经凭着臆想创造过这样一个上帝，因为他们需要信仰他。基督教和希腊正教教义都认为，上帝为世界带来了一种秩序，人的思想因而有所依循。上帝为人们的信仰取向提供了终极的、牢靠的支撑，一种坚定的信仰支撑，这种信仰能为其它一切信仰提供终极的支撑。然而，正如康德驳斥笛卡尔和安塞尔姆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，上帝的存在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，那么，上帝之死同样如此。无论上帝是存在抑或是死亡，信仰始终都存在。如果其它一切信仰随着这一信仰而以种种方式产生和消失，那么人的信仰就会随着上帝之死的问题而完全陷入困境，一切信仰都将变得可疑且可决定。

因此，《快乐的科学》第 125 节箴言提出的其实是可信性的问题。

选自：

卡洛·根蒂利，凯瑟琳·尼尔森（编）：《上帝之死与科学》。德古意特出版社，2010 年。